



宝璠文库

时间的转角

王孟图◎著



上海三联书店



宝琛文库

时间的转角

王孟图◎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间的转角/王孟图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7. 6

ISBN 978-7-5426-5828-9

I. ①时… II. ①王… III. 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0281 号

时间的转角

著 者 / 王孟图

责任编辑 / 彭毅文 郑秀艳

装帧设计 / 汪要军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30 千字

印 张 / 18

书 号 / ISBN 978-7-5426-5828-9/I · 1197

定 价 / 3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019858

资助情况

2016 年度福建省社科基金青年博士项目“中国现代浪漫文学的文化寻根研究”(批准编号: FJ2016C197)资助成果

2015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晚清至五四言情小说撰译谱系研究”(批准编号: 15CZW042)阶段性成果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化产业领军人才”创新团队资助成果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文本与批评”创新团队资助成果

序言

关于时间的隐喻太多,最令人感喟的还是孔子“逝者如斯夫”的洪音。时间在无声流逝中的不可停留、不可逆转、不可捉摸,恍如三记响亮的耳光,时时回荡在芸芸众生的耳边。所以,时间的转角只是一种假想,当自己站在一个假想的时空里,为的是能暂时逃离现实的藩篱,或许也能更加坦然地思考,然后拾掇整饬,重新出发。

坦率地说,我在刚开始整理文章时难免有些气馁,因为书中涉及的论题并不太丰富,反映的是近年来自己一路求学不同阶段的一些阅读和思考,更因为有些篇目大约思虑不周而噬脐莫及,不过这文集收录的文章分辑入编,问题意识相对集中,论述阐释不枝不蔓,便权且作为它的一点好处吧!本书共分为三辑。第一辑题为“探骊寻珠:现代中国浪漫文学的文化寻根”,收录文章旨在探讨现代中国浪漫文学在与中国本土传统的儒道学说、抒情审美、文化哲学等方面,存续的一种血脉相连、薪尽火传的关系;第二辑题为“明清记忆:现代中国的浪漫召唤”,收录文章主要研究的是在中国明清历史文化语境中,氤氲化合而生的浪漫式精神理念、学人形象和文学母题,发掘中国现代浪漫文学内在肌理中不可抹灭的明清记忆;第三辑题为“建构诗学:高行健小说专题研究”,收录文章是从叙述人称、诗学审美、文本结构、语言言说方式等不同阐释角度,围绕高行健小说作品所展开的文本细读。

中国现代浪漫文学是一个老旧的研究题眼,学界主要是集中在对

中国现代浪漫文学的本体发展进行研讨,呈现为一种状态式的描述,或是一种线索式的梳理。诸如李欧梵、罗成琰、朱寿桐、陈国恩、俞兆平、汤奇云等等学者,都曾对中国现代浪漫文学做出了宏观详尽的整体性史论研究。但是,至于从伏脉千里的中国文化语境中去考察中国现代浪漫文学是如何起源萌生的?它是如何从零碎的、残缺的、模糊的轮廓逐渐变得完整、充实和清晰?它是如何从一种不自觉、散漫和混沌的状态中走出,逐渐找到自己明确的文化自觉和艺术定位?它是如何浸润熏染于中国的儒家与道家、心学与理学的文化哲学之中,并在多方价值观念的激荡碰撞下勾勒出自身草灰蛇线的生命轨迹?它在一系列思想文化的迎拒过程中,汲取了哪些重要的历史养分,又生发出怎样的现代性精神?……这些围绕着中国现代浪漫文学本体的诸多周边问题,是我展开思考和关注的着眼点,亦是我尝试老题新作的一种努力。

高行健小说的诗学研究是一个新旧斑驳的研究题眼。在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界,高行健研究是一个并不崭新的课题,刘再复、李泽厚、马悦然、赵毅衡、林克欢、潘耀明、赵宪章等等学者都曾对高行健创作的戏剧、小说、诗歌、绘画、艺术理论专著等诸多作品予以关注和研究。但是,高行健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典型对象,他的存在感却并不醒目,他是落寞的、尴尬的,却也是独特的、清醒的。“痛苦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将得到安慰”(《圣经》)。作为一位华人流寓作家,高行健在千禧年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桂冠,或许是对他痛苦流亡经验的一种微薄的精神安慰。如果说前辈学者们聚焦的是高行健言论体系中诸如国族宗群、生命存在、彼岸意念等宏大问题,那么我更倾向于沉潜入文本,在高行健小说文本的细读中启迪思索,并让细读替代我发言,这成为我谨慎解读高行健及其文化现象的一种阐释方式。

然而文集篇目囿促、语焉不深,唯望抛砖引玉,求教于大方之家。

昔年甘苦，唯己自知。如今文集即将付梓，我的心头又不期然浮泛起一种难以言语的感触。在感恩、喜悦和如释重负之余，我更多的是惶惑不安，深深抱憾于自己未能涉猎群书、专注入里，所幸未来的路还在一直延续……

我站在时间的转角里，心中唯愿：昔年不复，不负来年。

王孟图

2017年开春于仓山寓所

序言	1
----------	---

第一辑 探骊寻珠：现代中国浪漫文学的文化寻根

1. 寻根问祖：中国现代浪漫文学的思想回望	3
2. 薪尽火传：中国现代浪漫文学的传统情结	24
3. 推敲“浪漫”——从本体主义到中国语境	41
4. 从古典到现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之关系形态考察	49
5. 返本开新：中国现代浪漫文学的审美张力	60

第二辑 明清记忆：现代中国的浪漫召唤

1. 晚明一代：开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近代风尚	77
2. 明清之际：中国现代浪漫文学的思想文化共同体	102
3. 明末清初：中国浪漫文学的近代挫折及其反思	123
4. 晚清：中国现代浪漫文学之被压抑的现代性	135
5. 晚清至民初：中国现代浪漫文学现代性的发轫	155

第三辑 建构诗学：高行健小说专题研究

1. 叙述的镜像空间——高行健小说文本的叙述策略	173
2. 戴镣铐舞蹈——兼谈 80 年代初的批判高行健运动	192
3. 高行健早期小说的焦虑转移——从《寒夜的星辰》到《有只鸽子叫	

红唇儿》	198
4. “显一隐”的经纬——高行健长篇小说文本结构研究	204
5. 语言牢笼中的舞蹈——高行健《灵山》语言问题研究	222
6. 叙述者的魔术——高行健长篇小说的叙述人称之魅	260
后记	273

第一辑 探骊寻珠
现代中国浪漫文学的文化寻根

寻根问祖：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思想回望

歌德曾在《浮士德》中这样感叹：

今天发生的一切
都无非是
祖先盛世的
凄凉的余响。

当然，这样的叹息难免有些令人伤感，或许美国学者李维在《现代世界的预言者》中的说法，则是以另一种客观的姿态诠释了同样的感慨：“所有的文化，都是萦绕于对先前黄金时代的回忆。”^{〔1〕}事实上，远古文明的历史回响，绝不是一种凭空任意的臆想，而是人们一次次地对于整个文化童年的深情款款的回望，因为它作为一种文化和文明的原型，曾经真实鲜活地出现在深邃的历史时空世界中。在那个遥远的黄金时代，虽然智慧之鸿蒙未辟，却依然无法遏止后人们对于它的绵绵回忆，它仿佛是一个古老而安详的梦境，而从另一种更为深在的人类学心理原型的角度上去看待它，它更是一种积存和沉潜在集体无意识中的深刻记忆。为此，对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起源考察而言，“寻根问祖”将无疑是一个难以回避的记忆情结，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寻根问祖”式的文化发掘将在一个更为开阔的历史时空中复活某些鲜明的、隐

〔1〕 [美]李维著，现代世界的预言者，谭震球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1.

匿的,甚至残缺的文明断片。

在中国(本土)传统文化思想体系的深沃土壤中,原生的儒家与道家思想文明之间的交融碰撞,在中国的文化艺术精神和知识分子的品格观念中,不仅形成了一种根本和深远的价值影响力,更铸就了一种复杂、矛盾、微妙的文化张力和中国风格。但是,因为中国的儒、道二家在诸多的思想理念和价值指向上的迥异甚至相互抵牾,人们在探究问题时往往会将它们置于一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观念模式中。同样的,对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起源考察而言,更多的人显然是仅仅看到了道家思想文化观念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之间的源流关系,而完全忽视了儒家文化观念对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潜在影响。事实上,儒、道二家对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之起源的影响是并重的,只是二者在表现形式上具有一暗一明、一隐一显的表征差异。本文拟在从“显在”的层面(道家思想)和“隐潜”的层面(儒家思想)两个维度着手,探寻儒、道二家对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历史透析力与文化回响,以期更为全面深入地探寻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本土之根脉。

一、显在的嫡脉之源:道家思想观念

毫无疑问,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思想和诗学本体论的角度上来考量,老庄道家的文化哲学是它在远古黄金时代的一种显在和鲜明的精神遗存,一方面是老子之“道”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本体论,另一方面是庄子之“道”作为一种带有主观倾向的心灵诗学^[1],两个方面的糅合与锤炼都无可或缺。我们知道,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之诗学本体的诞生是在20世纪的初期,鲁迅的《文化偏至论》(1907年)和《摩罗诗力说》(1907年)等论文的发表,标志着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诗学本体论体系的确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是一个有意识地选择并推介真正具有现代美学特征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先行者,他从理论的角度上对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进行了全面的

[1] 陈鼓应. 老庄新论.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199.

诠释和推崇。无可否认,鲁迅的这一系列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浪漫主义理论宣言,是在汲取了大量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资源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它在一定程度上显然是与中国本土的道家文化遥相呼应的。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呼唤“精神界之战士”,追求一种理想的人性,在《文化偏至论》中主张“掇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都是在很大程度上暗合了老庄学说的“个体自由”、“抗争世俗”和“反抗异化”的观念。

因此,道家文化哲学的传统母题——关于尊重个体、关怀生命、反叛世俗、对抗异化、回归自然等等——的演绎,从一开始便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孕育着一种朴素的文化 and 审美的基因底蕴。

1. 个体自由的生命状态

在道家文化哲学体系中,其基本的观念便是“道”,所谓的“道”,在《老子》第四十二章中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意即世上的万物万象都是由“道”而生,“道”是万物所由生之根源。从这样的“道”的观念出发,老子便认为世界的一切运转都在冥冥之中有“道”在支配,为此一切都要任其自由、顺其自然,任何人为的结果只会违反“道”的本原,于此建构了道家哲学本体的基础。而在庄子的笔下,“道”则更多地表现在对个体生命和心灵诗学的关注上,作为一种至上的人生理想,“道”是个体生命对于天地万物本然状态的一种追求和向往,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即是“天人合一”、顺任自由、保持天性,自在逍遥于天地之间,方才是个体生命的一种本质状态。在庄子的《逍遥游》中,所谓的“游”正是庄子对一种至高的自由人格精神的状态描述^[1],他实际上是在个体精神追求的层面上进入了浪漫王国的至高境界——所谓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2]。无疑,庄子开启了中国古典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在他汪洋恣肆的笔墨中,

[1] 樊美筠,《中国传统美学的当代阐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49.

[2] 此处及下所引庄子言论均出自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上中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7版.

庄子挥洒着一种对自然人性的亲和与讴歌,在他的充满奇诡想象的笔下,个体将因“无所待”而获得真正的身心自由,并将于“无何有之乡”中现出一个充满浪漫和理想气息的精神乌托邦,这是人类与自然在黄金时代达成的第一次和谐,是人类创造的第一个自由的精神家园。

这样一种个体生命的自由状态,在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中得到了一种独特新奇的阐扬,其中的欧洲现代浪漫主义诗人被鲁迅称之为“摩罗”(恶魔),而它原是十九世纪初的英国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攻击拜伦、雪莱及其同流的浪漫主义诗人的一个充满恶意的用语,鲁迅则是反其意而用之,竟然在“恶”中发现了“恶实强者之代名”,从中肯定野性自然的力量,呼唤人的自由奔放的天性。正如鲁迅笔下的“拜伦”形象,在他张扬、狂放、炽烈的“摩罗”品质的背后,恰恰是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所追求的具有自由、解放、独立的人格精神风尚和生命状态。“五四”时期,在文坛上异军突起的“创造社”诸子,是以一种“狂飙”式的浪漫主义风格开始受到当时学界的普遍瞩目,虽然他们曾经受到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和熏陶,但同时也表现了对中国传统道家文化的亲睦和契合。郭沫若曾经在回忆少年时代时说,“我特别喜欢《庄子》”^{〔1〕}、“起初是喜欢他那汪洋恣肆的文章,后来也渐渐为他那形而上的思想所陶醉”^{〔2〕},道家文化的精髓无疑激发了郭沫若崇尚自由奔放的天性,并为他之后的哲思体系的建构奠定了文化性格的基点。随着郭沫若的世界观逐渐成熟,他便将老庄的道家文化思想与斯宾诺莎的学说,进行相互的参证、糅合与熔铸,最后建立了自己的“泛神论”哲学体系。郭沫若之后仍然强调说:“我在思想上向着泛神论,是在少年时所爱读的《庄子》里面发现了洞辟一切的光辉”^{〔3〕}。事实上,在郭沫若的泛神论中,

〔1〕 郭沫若,黑猫·沫若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279.

〔2〕 郭沫若,十批判书后记·郭沫若全集(历史篇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464.

〔3〕 郭沫若,我的作诗经过,质文,1936年11月10日,第2卷第2期.

“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1〕}，即自我便是神，自我能够超越一切，而这正是充分建立在肯定道家的个体自由，追求“天人合一”，否定一切外在羁绊，追求遗世独立的价值基石之上。正是这种对于精神自由的热烈追求，在青年郭沫若的笔下创造出了《天狗》中的一个自我意识充塞宇宙天地，迸发着无穷力量、情感异常浓烈和疾呼自由解放的天狗形象——“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在《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诗人面对着大自然波澜壮阔的天地景观，发出了对个体跃动的自由生命真谛的呼号：“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在《凤凰涅槃》中，诗人借凤凰之口，质问黑暗恶俗的现实，从个体的角度批判压制自由生命的整个社会乃至整个宇宙——“啊啊！/生在这样一个阴秽的世界当中，/便是把金刚石的宝刀也会生锈！宇宙呀！宇宙，/我要努力把你诅咒：/你脓血污秽的屠场呀！/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事实上，郭沫若的独特并不在于他写作的一系列现代新诗，而在于他在继承道家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所创造的一种新精神——放任自由、个性独立、精神解放——充溢着浪漫主义的现代性精髓。

2. 抗争世俗的叛逆精神

在庄子的思想体系中，对于世俗人伦、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的批判和抵制，同样是对道家文化哲学的一个重要侧面的参透，是对个体生命价值意义的一种深化和透析。在庄子看来，一切所谓的世俗权威实际上都是对自由精神的一种禁锢，是对生命本真的一种戕害和摧残。显然的，庄子在《逍遥游》《大宗师》等篇章中对俗世显达充满了蔑视与鄙弃，这种否定是通过具有道家理想人格的“神人”、“圣人”、“真人”、“至人”在自我精神的修为境界中潜藏着的——“（神人）之人也，之德也，将

〔1〕 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沫若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255。

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逍遥游》），“（圣人）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德充符》），“（真人）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又恶能愤愤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大宗师》），“（至人）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宾礼乐，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天道》）；而在《渔父》《盗跖》等篇章中，庄子则是正面地对儒家文化的观念体系予以鲜明的抨击和贬抑，庄子从伦理、道德、宗法、礼教等诸多方面深入批判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念，甚至直接向“仁义礼智”、尧、舜、禹、孔子等提出了非议和挑战——“夫仁义惛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天运》），“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马蹄》），“自以为圣人，不亦可耻乎，其无耻也”。可见，庄子对于中国的传统道德和世俗理性充满了排斥和反叛，他犀利地指出世俗伦常对个体生命本真的一种潜在的摧残和破坏，足见其思想中尊个体、非世俗、反权威意识的彻底性，而庄子的生命诗学正是在超尘脱俗、孤傲独立和叛逆精神中再度闪耀一种精神解放的光芒。

显然，庄子的这一抗争世俗、反叛传统的价值观念，对于在五四思想启蒙激发下应运而生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而言，无疑是实现了一种文化灵魂的激情复活。中国的五四启蒙时代是一个积极向世俗抗争、反叛儒家传统礼教、高扬个人觉醒的激荡时代，当时，作为中国传统价值核心的儒家纲常名教，长期以来禁锢和钳制着个体生命的鲜活自由，酿成了中国文化中“自身造就的蒙昧”（康德语）^{〔1〕}，它也因之成为五四启蒙时期的一个重要批判对象，为此，反叛儒教、反叛世俗、反叛一切陈规束缚的反叛精神，成为那个特殊时代的鲜明主题。在这样一个激烈反叛的时代氛围中，大量的中国现代作家更为积极自觉地推崇自由和解放，更为彻底地否定世俗封建礼教，更为热烈地高扬叛逆和个性精神，尤其是拜伦“离经叛道”的精神和雪莱“求索而无止期，猛进而不

〔1〕 见 H. B. Nisbet 翻译的《康德政论文集》（*Kant's Political Writings*），转引自〔美〕舒衡哲著，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刘京建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8：1.